克克吐鲁克没有鲜花

□ 胡 铮文并摄

瓦罕走廊位于帕米尔高原深处，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要通道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接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新疆喀什军分区某边防团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就常年驻守在这里。

“大家把鞍子都固定紧些，确保安全！”9月24日，晨曦初露，克克吐鲁克边防连的马厩里便开始热闹起来，一次骑马巡逻任务即将展开。上士马小龙一边紧张有序地备马，一边不停给年轻战士叮嘱着巡逻注意事项。

克克吐鲁克，塔吉克语意为“鲜花盛开的地方”，名字非常美丽，但真正来到这里就会发现，满眼都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和连绵不断的雪山。连队驻地平均海拔4300米，奇寒缺氧，年平均气温零下10摄氏度左右，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4年后，这里开始留下解放军的戍边足迹，连队随之成立。

尽管只是秋季，但驻地已经开始降雪，寒意渐浓。当天，官兵要巡逻的点位距离连队23公里，由于连日下雪，无法乘车巡逻，官兵们便采取骑马结合徒步的方式展开巡逻。

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官兵徒步巡逻。

一

“出发！”随着连队指导员朱征益一声令下，这支巡逻分队迎着朝霞踏上了巡逻路。23公里的巡逻路程，在平原上乘坐高铁、地铁或者驾车，用不了多久就能到达，连队官兵骑马巡逻这条边防线，往返一趟需要一整天。

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克克吐鲁克边防连与现代文明有一些脱节。长期以来，报刊书信到达连队，都要晚10多天。2018年，海拔4700多米的连队前哨班才结束柴油机发电的历史，哨所正式连通了大电网。2019年，4G网络信号终于延伸到这里。去年年底，国防公路铺到连队门口，官兵下山终于告别了“搓板路”的折磨。

“越是关键时期，我们越会加大巡逻力度，确保边境一线安全稳定。”骑在马背上的朱征益介绍，老兵退役后，连队人少事多，但官兵们都铆足了劲，无怨无悔地承担起了繁重的巡逻任务。

连队哨楼在视线中渐渐模糊，巡逻分队进入了深山峡谷中。两侧高耸入云的雪山映入眼帘，雪线很低，薄雾漂浮在眼前，似乎触手可及。这里的紫外线强度是平原地区的4倍，朱征益到连队任职才两个多月，已经被晒得面色黝黑、嘴唇发紫，看上去饱经沧桑，其实他今年才30岁。“高原护肤霜，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抹了作用不大，现在都懒得抹了。”说到这里，官兵们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从海拔3000多米的团部到海拔4300米的边防一线任职，这是朱征益梦寐以求的，但真正到了克克吐鲁克边防连，他才体会到什么是“压力山大，使命催征”。

“自然环境恶劣是个挑战，但对我考验最大的还是这里复杂的边情。”朱征益说，连队担负着百余公里边境线守防任务，一线连多国，任务艰巨，不能出任何闪失。

马队在雪地中行进，有着11年兵龄的马小龙说，这是入秋以来第二次骑马巡逻，尽管有突击越野巡逻车，但走在这样的路上，车辆容易熄火，骑马仍是不可或缺的巡逻方式。

队伍中的上等兵张洋是个新手，他的马术就是马小龙传授的。“刚学骑马那时候，可没少被摔，这马也是有脾气的，认熟不认生。”张洋笑着说，“我左腿上的两个伤疤就是骑马巡逻留下的‘纪念章’，不过现在我和我的伙计‘踏雪’关系好着呢！”

在这条人迹罕至的巡逻路上，马小龙见识了什么叫“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但路上的情况也在不断变化，“这一次是平坦大道，下一次再来就可能变成天险”。说话间，一名战友的马就因踩到旱獭洞，直接摔了个人仰马翻。马小龙赶紧跳下马将战友扶起，一边帮着拍打身上的雪一边说，积雪下面有坑洞，所以摔马对连队官兵来说是“家常便饭”。

二

马小龙说的“家常便饭”背后，是一茬茬戍边官兵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在这雪域冻土扎下根来的真实写照。

面对巨大的生活环境落差，不是所有人都能很快适应。在年轻战士中，张洋算是适应环境比较快的。与张洋相比，王立辉的适应期算是经历了一次“破茧重生”。

王立辉是广东人，参军入伍前都没见过雪。雪域高原的寒冷气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他也产生过逃离的想法，认为“来到这里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就想快点离开这里”。为此，他曾偷偷给父亲发过一条短信：“爸，我可能要让您失望了，这里太艰苦了，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直到父亲告诉他，“当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戍边的日子就是成长的积淀，只要心静下来，一切都会觉得很有意义。”王立辉这才逐渐打消了逃避的念头。

王立辉的父亲曾是一名高原汽车兵，常年奔波在阿里高原、帕米尔高原上运送物资。他从小就听父亲讲述边防军人的故事，在他的心目中，父亲就是边防英雄的代表。

戍边的每一天，都让王立辉刻骨铭心。站岗放哨、巡逻执勤、军事训练……刚开始站岗时，因为缺氧，王立辉经常脸憋得发紫。夜间站哨，山谷里传来一阵阵狼嗥，听得人心里发毛。“刚来连队第一周，正好赶上断水，脸也不用洗了。这种艰苦，是当初想象不到的。”王立辉说。

改变在悄然发生。“现在好了，我早已度过适应期，与雪山、哨卡融为一体。”王立辉微笑着说。

不知过了多久，一座雪山挡住去路。所有人下马、拴马，准备徒步巡逻剩下的3公里路程。放眼望去，满是积雪的达坂陡坡足有45度，这里被大家称为“绝望坡”。有一年夏天，官兵们骑马巡逻到这里，突然遭遇泥石流灾害，军马受惊，战士们被掀下马，情况非常危险，“生死就在一瞬间。”

“这里最让人震撼的就是冰川，但它美得有些恐怖。”队伍中的下士余强介绍，厚厚的冰层下隐藏着无数突兀的冰锥。行走在冰川上，不小心踩透日照后表面融化的冰层，要么会被灌一鞋子刺骨的雪水，要么踩到冰锥上，扎得脚疼痛难忍。

“在我们眼里，冰川就是‘鬼门关’。”在连队守防16年的四级军士长严建勇说，就是在这条生死巡逻路上，曾有战友献出了生命。

有一次巡逻，在穿越一段陡崖时，下士王新福突然脚底一滑，险些坠下山崖。时任指导员李建阳一个箭步上前将他拽住，才得以化险为夷。

今年7月7日清晨，连队下士、无人机操作手帅佳宏因突发心源性休克倒在执勤哨位上，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4岁。

三

在冰川上行进不到半小时，余强的嘴唇已是紫中带黑。剧烈的高原反应让人头疼欲裂，心如擂鼓。但在官兵们看来，山高路险也有好处，就是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例如雪豹、盘羊、狼，都是边防线上的“常客”。余强大口喘着粗气，休息时转身眺望十几公里外巍然屹立的雪山时说，“眺望雪山，是我戍边最快乐的事。”

对于中士徐耀强来说，戍边最难忘的事情之一是巡逻中看到雪莲花。

雪莲花生长在海拔4800-5800米的高山流石坡和接近雪线的碎石间，曾被唐朝边塞诗人岑参赞为“西域奇花”，平时很难见到。去年春天，徐耀强跟队巡逻海拔5400多米的点位，行进路上，官兵们在一处半山腰处就遇见了圣洁的雪莲花。

“雪莲花个体不高，样子有点像卷心菜。但株型美观，不畏严寒，傲然挺立在雪山之上，为寒冷高山铺满春色。”徐耀强回忆说。

驻守在这寒冷的不毛之地，官兵们常常被来自远方的关心温暖着。今年3月，连队接收团部送来的给养物资、训练器材时，余强发现这批物资里还有两个特别的包裹，里面装的是河南安阳86岁的赵中福老人给战士们邮寄来的40多条手工编织的围巾。

欣喜之余，余强取出包裹中的围巾，和战友们相互传递着，感受着浓浓的暖意。

经过漫长的跋涉，巡逻队伍终于走到了海拔5420米的冰川脚下。看着湛蓝的天空下晶莹剔透的原始冰川绵延在边界线上，一种雄浑壮阔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雪山之上，蓝天之下，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官兵们仔细擦拭碑体，用随身带来的红漆给界碑描红。

“这里是生命禁区，但在我们心中却是最美的地方。”朱征益说。

“军校毕业，我还会再来这里守防！”前不久，连队一名上等兵考取军校，离开连队时他留下这样一句话。

官兵们为什么留恋这“没有鲜花”、满目荒凉的边防线，高原给年轻官兵带来了什么？连队90后、00后官兵的话语解答了人们心中的疑惑：“戍边的日子里，我学会了担当、忍耐，懂得了吃苦就是吃补的道理。人生的价值，就体现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

“作为一名边防军人，一想到自己守护着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就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

“虽然帕米尔高原一年四季看不到绿色，但我们的心灵之树常绿，成长之花常开。”

“雪山巍峨，让人震撼。但山高人为峰，我们边防军人驻守在雪山哨卡。有我们在这里，祖国就会安宁和平。”

“这里还是人才成长的摇篮。”朱征益介绍说，近年来，连队先后有多名战士成为留疆干部和特警，12名战士考入军校，60多名战士拿到各类技能证书。

巡逻归来，已是繁星满天。晚饭前，官兵们高声合唱起《当那一天来临》。朱征益说，没有人希望“那一天”真的到来，或者说，官兵们枕戈待旦、厉兵秣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避免“那一天”来临。但官兵心里都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守丢了。

“谁说克克吐鲁克没有鲜花？”连队的官兵们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守卫着祖国的边防线，与雪山相伴，与寒风共舞，大家的心中充满阳光，“克克吐鲁克没有鲜花，我们就是盛开在这里的‘鲜花’。”

扫一扫 看视频

锻造“空降尖兵”

□ 蒋 龙 戚勇强 杨贯博

桂北山区，一场实兵实弹演练拉开序幕。部队迅速集结、冲击准备、火力压制……空降兵某旅三连官兵向着“敌”目标发起猛烈攻击，然而进入纵深区域后，“敌”装甲目标如钢钉般楔在阵地上，切断了三连官兵的进攻路线。

“火箭筒上！”危急时刻，上等兵赵阳手提火箭筒冲向射击点位。估判距离、调整位置、瞄准目标——“砰！”火箭弹呼啸而出，“敌”目标被击中。紧接着，赵阳行云流水般三次沉稳击发，山坡下的装甲目标全部被摧毁。

“三发三中！”天生的神射手！”演练结束后，导调组人员向赵阳伸出了大拇指。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眼前这个上等兵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正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拼劲儿，赵阳才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士兵突击”。

2019年新兵下连后，赵阳来到了空降兵某旅“黄麻起义红三连”。身处英雄连队，赵阳渴望尽快干出成绩，可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在一次体能小竞赛中，赵阳自告奋勇和老兵PK。站在跑道的起点，他摩拳擦掌，不断调整起跑姿势。“开始！”排长一声令下，赵阳紧随班长董秋涵冲了出去。一圈、两圈、三圈……终点越来越近，可董秋涵的身影却越来越远。那天，班长足足把他甩了一圈。

回到宿舍，满头冒汗的赵阳一屁股坐在地上。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暗下决心：“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今天丢的面子一定要找回来！”

从此，赵阳在训练场上不断给自己“加码”，每个课目都挑战最大训练量，“每天起床后，我都要扶着墙走路，但这酸痛感就是继续‘拼命’的动力。”赵阳回忆说。

提高训练成绩既要拼体能也要讲方法。训练结束后，赵阳经常“拦”住班长们继续请教，“像个影子一样缠在老兵身边，不停地问东问西。”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多下来，赵阳手上的茧子更厚了，皮肤更黑了，训练心得也记了密密麻麻一本，在单位逐渐崭露头角。去年年底，在上级组织的一次达标考核中，赵阳再一次站在了跑道起点，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全程领先，最终把不少老兵都甩了一圈。

今年年初，在“空降尖兵”比武中，赵阳层层“过关斩将”，如愿进了参赛名单。然而，正准备大展拳脚时，他再次遭遇了“滑铁卢”。

“加油，坚持住！”在比武前夕的一次武装越野训练中，一阵阵异常的疼痛从左腿传来，赵阳额头上的汗珠来得又急又猛，他咬牙坚持着，翻过最后一个山坡，一瘸一拐地冲向终点。过线后，他一下子瘫坐在泥地里。

“左腿严重水肿，静养一个月。”听了随队军医的诊断，赵阳的心里五味杂陈。那天晚上，他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难道我就这样放弃了……不能服输！”第二天一早，赵阳就找到了教员郑伟彬，“腿伤了，我还可以练上肢。”

就这样，赵阳把宿舍当成训练场，把床架当作单双杠，开始了新的冲锋。1个月下来，他的伤势逐渐恢复，床架护栏却被他磨出了两道“抓痕”。

虽然错过了“空降尖兵”比武，但赵阳把目光瞄准了“国际军事比赛-2021”“空降排”项目，他决心拿到出国比赛的“通行证”。

“怎样操纵降落伞快速到达集结点？”如何在现地找到目标点？”在记录本上，赵阳仔细写下训练心得。作为赛前集训队里兵龄最短的队员，这个“两道拐”不仅要强化基础课目的短板，更要迅速补上竞技技能上的不足。由于拼得太狠，赵阳在一次跳伞训练中“挨了批”。

“赵阳请减慢运动速度，避开邻兵！避开邻兵！”高空中，赵阳耳麦里传来地面指挥员着急的声音。可他不仅没有减速，反而操纵降落伞加速向集结点飞去。关键时刻，他及时削减下降高度，与空中的战友“擦肩而过”。着陆后，面对教员的批评，赵阳低头解释说：“赛场上，时间就是荣誉、就是胜利，我只想更快一点。”

也正是靠着这股拼劲，赵阳拿到了“国际军事比赛-2021”“空降排”项目的“入场券”。8月的俄罗斯梁赞州日多瓦空降场，第一个课目空降集结与急行军拉开序幕。完成空降集结后，赵阳和战友们迅速来到急行军武装十公里比赛的起点，随着发令枪“砰”地一声响起，他们似离弦之箭冲了出去。

刚行进至两公里处，意外发生了——队员小李因岔气腹痛难忍，步伐也逐渐慢了下来。紧急时刻，赵阳迅速掏出腰间的弹力绳，一把套在小李腰部。剩下8公里的路程，他拖着战友爬陡坡、越沟壑，一直到终点。

凭着出色的表现，赵阳和战友们以44分18秒的成绩夺得第一名，在其他课目的比拼中，他们也取得优异成绩，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了赛场上空。

颁奖仪式上，看着胸前亮闪闪的奖章，赵阳的眼眶湿润了。走下领奖台，面对战友们的称赞，这位年轻的上等兵说：“努力无止境，我还要继续自己的‘士兵突击’！”

中国首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官兵凯旋

本报讯（郝兆建 余豪）北京时间10月19日11时36分，中国首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第一梯队43名官兵，按照二级防护要求，陆续搭乘联合国米-8直升机、Q-400运输机和中国空军伊尔-76运输机，从阿卜耶伊出发，经苏丹喀土穆、阿曼马斯喀特等地区，历时23个小时抵达新疆喀什，在海外连续执行维和任务26个月后，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阿卜耶伊地区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是非洲苏丹与南苏丹之间存在争议的地区之一。中国首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由2019年8月出征的中国第三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队在海外抽组而成，编制86人，人员全部隶属于陆军第82集团军某陆航旅。

据了解，在达尔富尔执行任务期间，分队先后复飞开辟任务点19个，航线总里程达3598公里，圆满完成要员专机运输、紧急医疗后送、陌生地域勘察、客货运输投递等任务90余次，运送人员1195人次、货物40余吨，被联非达团（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驻苏丹达尔富尔联合特派团）司令恩贡迪中将誉为“不可或缺的航空力量”，被称为联非达团各项维和工作的“标杆团队”。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559号决议，联非达团于2020年12月31日结束任务。自此，联非达团有效完成了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长达13年的维和行动。当时，已在海外坚守了16个月的中国第三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队受令抽组成立中国首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陆续完成先期考察、物资运输、营区建设等任务，于2021年5月圆满完成转隶部署，被联阿安全部队（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参谋长阿布上校称赞为“精锐”部队。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31年，如此轮换、裁撤、转隶再部署任务同时落在一支维和分队肩上尚属首次。86名官兵历时两年辗转两个任务区，创造了海外连续执行维和任务时间最长的纪录，分队官兵连续获得了2枚和平荣誉勋章。作为阿卜耶伊地区首支中国维和力量、第一支非埃塞俄比亚军事分队，直升机分队成功开辟新任务区，拓展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地域范围，有效检验了军队遂行海外多样化任务的能力，在中国军队维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据悉，第一梯队43名官兵回国后，将按照规定在新疆喀什组织核酸检测和隔离观察，隔离期满确认每名维和官兵身体健康后返回驻地归建。第二梯队43名官兵，将继续在阿卜耶伊地区与下批分队完成轮换交接，计划于11月上旬回国。

美国核武器减量增质

□ 吴敏文

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务院10月5日发布的《美国核武器储备透明度》简报透露，截至2020年9月，美国拥有处于实战部署状态的核弹头数为3750枚。比2019年同期减少55枚。这3750枚核弹头包括现役和库存核弹头，退役和待拆除核弹头不在统计范围内。仅从核弹头数量上看，呈现减少的趋势，但这并不代表美国的核军力在下降。

要保持核弹头的就绪状态，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源进行维护和升级。为了降低资源消耗、提高效率，冷战后美国一直致力于缩减其核弹头种类并减少数量。但是，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推出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及核战略之后，将发展新型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作为美国核战略的重点。

特朗普执政期间还提出了“战术核武器”概念，虽然遭到因为发射低当量核武器暴露战略核潜艇位置“得不偿失”的批评，但由于战术核武器可以将尺寸缩小至原来的四分之三到二分之一，且因破坏性降低从而具有更大的实战可用性和战术灵活性等，依旧成为美国核武器发展的重要选择。

美军经过长期努力构建的“三位一体”体系化核打击力量中，搭载核弹头的导弹包括陆基、海基、空基三种，分别由车载、战略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投放。搭载和投放的主要平台有：空基46架载核B-52战略轰炸机以及20架载核B-2轰炸机，陆基400枚“民兵”Ⅲ型洲际核弹道导弹，海基14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等为主力发射平台。

为实现“三位一体”核力量整体升级，美军努力实现投放平台的升级换代和多样化。对于海基投放平台，美军计划以新型“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替代现有“俄亥俄”级核潜艇。“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设计长171米，宽13米，潜航排水量2.08万吨，单艇造价124亿-130亿美元，是美国海军史上最大的潜艇，美军计划建造12艘。

美军现役空基核武器投放平台主要有B-52和B-2战略轰炸机。美军正在研制B-21“突袭者”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将其作为下一代空射核导弹的投放平台。9月20日，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表示，有5架B-21轰炸机正在加州棕榈谷的空军42号工厂进行最后组装，预计将在2022年实现首飞。B-21将取代B-2战略轰炸机，不仅可以担负常规远程打击任务，而且能够承担战略核打击任务。

另外，美军正在积极发展运用战术飞机投放核弹的能力。2020年8月，美军在内华达州托诺帕试验场进行F-35A战斗机投放B61-12核炸弹试验。今年9月21日，美国空军两架F-35A战斗机投放了试验用B61-12核炸弹。这标志着F-35A完成核设计认证程序，可在作战中挂载该型核弹。

经过一系列努力，美军已经发展出传统的车载、战略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三位一体”投放平台与战术飞机相结合，综合、立体、多维核武器搭载投放系统，以适应不同类型作战需要。

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努力推进核武器系统指挥控制现代化。通过精确高效的指挥控制，以最大限度缩短发起核打击的反应时间，即通过提高预警探测能力，提高指挥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高情报侦察、判断决策、命令传输、发射操作的效率等，将战略核武器的反应时间缩短至分钟级甚至秒级。

2017年4月，美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成立了一个名为核指挥、控制和通信中心的新机构，负责监督和指导空军核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的运行，为美国国家领导层下达核指令提供安全、可靠、灵活的核打击指挥、控制和通信能力。

历届美国政府均未承诺在战争中“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民主党的核理念倾向于降低核武器的作用。上一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不仅倡导“无核世界”原则，而且在任期内两次口头表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这一原则在美国国内受到广泛的批评，以至于奥巴马在其任内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并没有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写进去。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尚未发布《核态势评估报告》，这引发关于拜登政府是否会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猜测。对此，有关专家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依据是“拜登政府正在非常明确地发出信号，将继续推进特朗普政府开启的核现代化计划”。

特朗普政府任内，在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一硕果仅存的双边核协议将在2021年2月10日到期的情况下，放任条约到期失效。拜登政府上任后虽及时挽救了这一条约，但绝对不会让条约削弱美国的核战力。那么，让核武器减量增质很可能是其继续采用的变通办法。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中国青年报军事部投稿邮箱：
junshibu@vip.126.com